

詩集傳名物鈔

四



詩集傳名物鈔

(四)

許謙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集傳名物鈔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許

謙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街
雲

五

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街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各埠
務印書館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七

大雅三

鄭氏詩譜大雅十八篇爲正經民勞之後謂之變雅

文王

正一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戒成王

經○一章。子金子。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謂文王之德。首出庶物。昭徹于天。故千餘年之侯國。一旦受命達于天下。○又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不時。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蓋不字乃不字也。豈有告神而謂之不顯乎。

傳○一章。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一千九十七年。武王卽位。一千一百四十七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九年。○昭七年。衛襄公卒。王使如衛弔。且追命曰云云。○三章。韻會。築牆具題曰楨。兩頭橫木也。旁曰榦。○五章。詩記。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也。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毛氏。黼白與黑也。詩記。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也。○毛氏。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左氏傳。虞人之箴。有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注。告僕夫不敢斥尊。○喟。苦愧反。○卒章。聞去聲。度待洛反。○題下。監去聲。朝直遙反。

大明。正二。周公陳文武受命。戒成王。異。

經○一章。金子挾。如挾泰山之挾。謂提挾而有之也。○二章。詩記。繫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三章。詩緝。文王之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四章。監去聲。載子亥反。○箋。天於文王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疏。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六章。變蘇接反。○詩記。書變友柔克。有和順之意。詩緝。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詩記言大商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不能伐之也。

傳○二章。中陟仲反。○嬌矜爲反。汭如銳反。○四章。郤戶答反。○五章。疏。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又曰。維舟連四舟。維舟以下。皆水上浮而行之。○比毗志反。○六章。長丁丈反。類隔切。今易張丈反。○七章。朝歌見邶風傳。○卒章。疏。駟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駟。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駟音留。○題下。閒去聲。

縣。

大三
正三

周公述大王文王。戒成王。

傳○一章。蔓音萬。○山海經。隄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郭氏注。今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是也。水經注。北流者。蓋自北而南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有漆水。在縣西。寰宇記。鳳翔府普潤縣漆水。源出縣東南漆溪。唐普潤縣。卽漢漆縣地也。雍錄。案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三水大小相敵。故渭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名漆也。此水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爲大王

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其地山固名岐，而山南有水亦名岐也。岐漆渭三水同流，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說確也。但詩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然則縣詩潛頌之謂漆沮者，普潤之漆水也。大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岐地故也。地理攷異引段氏云：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自土沮漆，在岐周之間，是渭之上流也。書東過漆沮，敍于灋涇之下，是渭之下流也。翰音俞雍於用反，餘見小雅吉日。

今案寰宇記：鳳翔府東至長安三百一十九里，長安東至同州二百八十里，則二水入渭之地，東西相去六百里，非一漆沮明矣。雖岐下入渭之沮，不可考其源委，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也。

幽見周南及豳傳。○疏：年世久，故稱曰古公，猶云先公也。○大王之大，晉泰後並以意求之。○寄餘招反，重直容反。疏：陶瓦器，竈也。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二章難去聲。○詩記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邪？雍容之氣象哉。○語錄：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大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地理攷異：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相釋文：息亮反，屬音燭。○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

五十里。自郿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山。循水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潄至于岐下也。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周公采邑。○三章。語錄。茶恐是蓼屬。故詩人與薑並稱。薑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薑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莛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非荼實能甘也。○錫夕。清反。乾糖。○疏。春官。華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燂置于燂。在竈東。楚燂卽契所用灼龜者也。燂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也。燂龜開兆。故曰楚燂。薑時隨反。燂哉約反。燂土敦反。○語錄。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五章。度待洛反。○六章。應去聲。重平聲。○堵見小雅。鴻雁。○樂音洛。○七章。王之郭門曰臯門。疏。宮之外郭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疏。謂朝門也。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大社之大音泰。○疏。起大事至謂之宜。爾雅文。大事。兵事也。有事。祭也。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八章。聞去聲。○詩緝。柞。柞櫟也。卽唐鵠羽所謂栲也。櫟音歷。○桺音綏。爾雅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亦可啖。詩疏。械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桺。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桺。或曰

械樸。

大正四

咏歌文王之德。異。

自此至假樂疑多周公作。

經○一章。械見縣。○趣七喻反。○四章。語錄。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卒章。語錄。遐

不作人。卻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工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卽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眞箇是盛美。資質眞箇是堅實。

竊謂卒章爲有義之興。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首章左右趣之。總下兩章。二章以處言。三章以出言。四章言興善人。卒章言定四方也。

傳○一章。迕側格反。著直略反。○二章。圭瓚見旱麓。○箋。璋瓚瓚也。疏。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瓚。瓚祭之用。瓚唯裸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詩緝。璋以爲瓚柄。所以裸也。

案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半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尺有二寸。公九寸。侯伯七寸。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也。

三章。涇見鄴谷風。權直教反。釋文。楫謂之橈。或謂之權。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四章。天漢見小雅。大東。○卒章。語錄。問傳言美其文。美其質。不知所美之人爲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又曰。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如何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

旱麓。

大五。

正五。咏歌文王之德。異。

經○四章。清酒騂牡。見小雅信南山傳。○卒章。葛藟見周南葛覃。樛木。條枚見汝墳傳。

此詩五章有豈弟君子一語者皆興其一章無此語者爲賦其意則在各章末句相次爲義一章君子以豈弟之道干祿二章福祿自降三章德及乎人四章德威乎神五章神降之福六章謂德既格乎上下矣而所以求福者未嘗少懈此緝熙之工夫也此所以爲文王也

傳○一章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疏格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營箱器又屈以爲斂○樂音洛易以豉反○二章纘止忍反○疏瓚者盛鬯酒之器以圭爲柄以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有鼻寸爲龍口鬯酒從中流出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疏黃流秬鬯也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鬱鬯見小雅信南山○三章薦見

思齊

大六

正六·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經

首章專主於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姐此四句因及大任之德之本效以著其所以成文王之聖也二章言文王事神接人各得其道三章言存諸身者純亦不已四章言見諸事者性與天合卒章言作成人材之盛

傳○二章子金子御迎也以此道迎接於家國也○詩緝鬼神歆之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

降禍者。○四章。難乃旦反。美音酉。○卒章。詩記。聖人澤流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日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皇矣。

大正七

敘大王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密崇。

經○語錄。詩稱文王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卻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歆羨。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又曰。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問。文王於君臣之義。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做一箇道行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如文王有聲。亦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不是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以見大段動衆。此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使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弛張了。蓋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一章。子金子。耆音嗜。謂上帝愛好之也。○卒章。拂符弗反。

傳○一章。耆致之耆音旨。○二章。壓詩書。釋文及韻並烏覽反。傳作烏劍反。恐本誤。○去丘呂反。○疏。自斃。謂木自倒而枝葉覆地者。非人斃之故。曰自斃。○行音杭。○疏。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櫝去軌去愧二反。又音置。長張丈反。○串夷載路。詩緝。串習也。夷平也。載語助也。卽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此說亦可備一義。○爲于僞反。○三章。兌字毛氏。於縣曰成蹊也。於皇矣曰易直也。釋文於縣吐外反。又徒外反。於皇矣。徒外反。是義不同而音亦不一也。今傳於縣吐外反。訓通。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於皇矣。則徒外反。亦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是音異而義同也。校之毛詁。俱當作吐外反。○四章。猷武伯反。長丁丈反。皆類隔切。卽陌音掌音。○閒去聲。○五章。子金子。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只是一意。但有淺深。歆心動貌。羨慕也。歆淺羨深。○舍音捨。○左氏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姁姓。國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案安定郡卽涇州。兩漢晉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則是密在涇州明矣。若寧州則北地郡也。而朱子之言如此。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六章。鄉許亮反。○詩記。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七章。詩記。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旣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爲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爲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子金子。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

靈臺

大八
正八

民樂文王有臺池鐘鼓之樂。異。爲兵禱也。其禮亡。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子金子。禡一說祭馬祖。降戶江反。夫音扶。

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爲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鄂音戶。閔音宏。天書釋文於表於駟二反。鈇音夫。○子金子。橫渠嘗言殷自中世棄西方之地不顧。又昆夷獫狁爲患。非王季不足當之。故自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使專征伐。九命作伯。見孔叢子。○卒章。屬音燭。○禮疏。非時祭。天謂之類。類雖非常祭。亦依正禮爲之。○通典。禡。師祭也。經○疏。靈臺無正文。諸儒說多異義。鄭玄意謂大學卽辟雍也。靈臺與辟雍同在西郊。靈臺辟雍明堂宗廟皆異處。大戴禮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子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袁準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夫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大侯九十步。辟雍處其中。今未知辟雍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雍。則徑三百步。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雍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子之所學也。春秋君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則太學亦

廟也。穎氏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齊宣王問孟子毀明堂，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淺丈夫未有是也。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且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說音稅。月令論取其宗廟之清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則曰辟雍。取其正釋例：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因附見于此。

靈臺乃占候遊觀之地，辟雍乃行禮作樂之宮，非一所明矣。作詩者頌文王之美而併數之，未嘗以爲一處也。說者合之，然後其論膠矣。○辟雍禮注以辟爲明，雍爲和。詩注辟水旋丘如璧雍，節觀者是禮注釋其義，而詩注釋其形也。自唐虞以來之學，未聞有水，而周之學有水，此蓋因文王一時之制。子孫遂承之以爲定法耳。如曰乃立臯門，乃立應門，古未有此名也。大王始爲之後，增益以爲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制。如曰造舟爲梁，古未有此名也。文王始爲之後，遂定爲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之制。愚意辟雍亦猶是爾。築城伊瀉，文王營豐之事也。營建城邑，且因一時溝洫之舊，蓋尙儉而惜民力也。安知辟雍之創，非因郊外田閒溝澮以爲之乎？築其地爲學宮，仍不廢其水道，蓋亦一時之儉制也。武王鎬京之辟雍，因之，故後世遂以爲定法耳。

傳○一章度徒洛反。○疏左傳秦伯獲晉侯乃舍諸靈臺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三輔黃圖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百二十步在豳水東。○釋文禋子鳩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孟子集注經量度也營謀爲也則經營皆圖度之意詩記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令呂真反樂音洛題下同。○李氏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二章詩記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翬翬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鱖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周禮韞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注疏鼓四尺者謂鼓面革所蒙者廣四尺也中圍加三之一者謂將中央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爲四尺總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韞音運鼗賁同。○卒章矇見綱領。

下武

大九
正九

美武王纘三王之緒

經○二章求匹也卽一章配字意。○四章應去聲此詩美武王一章言纘三后之緒而有天下二章言纘先王之德上合天命而信於天下三章言德爲天下法四章言天下法武王五章言子孫能繼武王之德則能永久六章言永久之效。

傳○一章子金子或疑下字誤然周素非尙武之國謂之下武亦可詩緝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語錄問三后在天傳言旣沒而其精神上合于天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曰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旣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

此這事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能。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五章。荷胡可反。○六章。朝直遙反。○史記。秦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皆賀。

文王有聲。

大十

正十。文遷豐武遷鎬。

異。

傳

○二章。

鄠音戶。

○三章。

滅與洫同。

稱昌孕反。

○五章。

地理志。

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

北過上林苑入

渭。

郡縣志。

灃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

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

北流入渭。

禹貢灃水攸

同。

傳終南今永興軍鄠縣山也。

東至咸陽入渭。

鄠灃豐同。

○六章。

郃湯來反而王之。

王于況反。

○卒

章。遺于貴反。愚謂當以或說爲正。○題下。語錄。問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詩言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擘破一般。

右文王之什

生民。

大十

正十一。

周公尊后稷配天。

推本言之。

經○一章。歆字絕句。毛氏讀。敏字絕句。鄭氏讀也。○子金子。姜嫄有郃氏女。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而

敏然歆歆若人道之感。

此是歆字絕句。

於是卽其攸介攸止之處而震動夙肅。震肅卽孕也。由是有娠而生

后稷也。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憑依姜嫄之身而生后稷也。○又曰。介助也。於神所助之處。

身所止之處。便初震動。初肅然而有娠也。○前編案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

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

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

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

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

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禘弓韜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

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若何人邪。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

武而敏歆。闕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他考也。朱子曰。巨跡之說云云。

傳卽一章巨跡之說。至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附於嚳焉。○語錄履巨跡之事有此理。如漢高祖之生亦類此。

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皆闕之。後世祥瑞固多

是僞妄。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也。不成亦以爲

非。

弗無之爲言有也。弗無子卽有子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